



星雲：我就這樣忍了一生

星雲大師圓寂，海峽兩岸都因痛失一位佛學大師而痛惜。

星雲大師是世上活佛，顯山也顯水，套早年陸澄的話說，他是現代商業觀念辦佛學事業，建立了自己的佛學王國——興建300餘所寺院，全球創辦16所佛教大學、5所大學、57所華佛學校等等，做的是營商生意，教化是蒼生，商業是手段，教化眾生是目的，因此他對佛學的傳播無遠弗屆，影響着千千萬萬的受眾。

星雲大師倡議的「三好、四給」——「說好話、做好事、存好心」和「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」的佛偈，既生活化又易明曉，正是大至當政者及小至每個人應該追隨的人生臻善境界。有人稱他為俗世活佛，他的功德已是家喻戶曉。

其實，除了星雲大師宣揚的「三好、四給」人生哲學觀外，他還以自身的體會演繹忍耐的人生態度。

星雲大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發表了《我就這樣忍了一生》的文章，如醍醐灌頂，啟迪人心。

星雲大師回顧自己的一生，都是從忍耐過來，他認同這樣的觀點：「為做事，必須忍耐；為求

全，必須委曲。」總結說：「我就是這樣忍了一生。」

星雲大師在文章的開首寫道：「1985年，我從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下來，將寺務交給心平處理。在佛法大典那天，記者們目睹滿山滿谷的人們對我種種恭敬，甚至匍匐迎送，好奇地問我何以至此？我突然想起國語『我就這樣過了一生』這句話，心中不禁感觸良多，回想大家對我的肯定，是自己付出多少的辛苦、忍耐所換取來的成果啊！如果將這部片名換一個字，改為『我就這樣過了一生』，用來形容自己，應該是很貼切的寫照了。」

他概述他童年生活的顛沛無依：「我從小生長在亂世裏，先是軍閥割據，外強環伺；繼之中日抗戰，後來國共對立，家鄉的經濟本來就低落後，加上這些人為的禍患，生計更是困難重重。在糧食極為短缺的當時，我吃過麥渣糊粥，我以地瓜當飯，每天三頓，吃得都怕了。12歲出家以後，寺裏仍是以稀粥代替乾飯，經常一個月吃不到一塊豆腐，或一些素菜。這對於正值成長期的我來說，當然是不夠飽胃的，但是想到時代的艱辛、常往的難為，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卻了飢餓之苦，就這樣我養成能忍的習慣。」

(《忍了一生的星雲大師》之一)



辜負了他

同張國榮的開始在「五台山」廣播道上！那時候他剛剛參加完麗的歌唱比賽，他得了亞軍，開開心心加入電視台，便開始了他的演藝生涯。電視台派他參加活動，表演兩首歌，演唱完他很高興地把頭上的帽子拋向觀眾，想不到有觀眾把帽子拋回台上！此舉動令他覺得被侮辱、很受傷，為此他一直耿耿於懷！

被低落情緒影響，常常自怨自艾，一天我和他在電視台的大巴上等其他人，他對我的唉聲嘆氣，又問我怎樣才可以擺脫這種欺凌？我慢慢地向他解釋，告訴他對方可能不是有意，希望他不要一直執着那件事，也告訴他在工作上演出上表現得更好，別人便會自然而然地接受他，所以他必須放下那件事。從那時候開始，他覺得有些什麼不自在也會拉着我說，完全沒有介意我是記者。基本上我們私下沒有什麼交往，公事上他有需要是會來找我的。

當中有幾件事他都主動找我幫手解決，他和唐先生第一次被狗仔隊跟蹤是其一；又有一次他生氣，粗言穢語罵一位記者同行。那次他自問失態，問我怎麼是好？我直接要他向對方道歉，我相信他真的向對方道歉，只是人家也無法釋懷。

他對我是很坦誠的，不會有什麼遮遮掩掩的時候，說明他信任我，把我當作可以交心的人。

那件事之後，他找我聊

天，向我提了個建議，說他組間公司給我和另一位同行姐妹打理，說娛樂採訪已變了質，叫我們把記者的工作辭掉。當時我們都很意外，也感謝他對我們的關心，可是當時我們不敢答應，怕辜負了他的好意。今日想起時很後悔，也是一件憾事，如果那時候我們跟着他，在旁邊協助他，也許一切會不一樣！

其實我不經意也幫了他，他返內地拍戲的時候，我便多次替他安排傳媒朋友一起去探訪，我亦多次一個人去探班，之後把探班的圖文發放於其他媒體，無形中也是協助他的宣傳工作。

想起過去的日子，都似昨天的事，我們探班，我和他在文華酒店飲咖啡，我去他家吃飯，儘管那只是偶爾的相聚，但記憶猶新！一切仍在思憶裏！



記得這是我們在當年麗晶酒店地下中餐廳午餐時的合照！ 作者供圖



河口湖熱潮

早前日本多個機場限制香港飛機，所以大家都只能集中去東京或大阪。這幾個月來，看到最多人去的目的地就是東京，10個人之中大抵有六七人朝東京出發；而那六七個人中，大約有5人是去河口湖的。

去河口湖看富士山，當然有「打卡」的吸引力。這3年疫情期間，河口湖的交通更方便，巴士或火車四通八達，由東京出發個多小時車程即達，在社交平台上滿滿都是人山人海的富士山的合照。一通關，大家想去旅行，腦裏立即浮現富士山的照片，於是一出發就是向這個日本象徵符號朝聖。

對我來說，上次來河口湖已是數十年前的事了，加上太太及孩子也未曾親眼看過富士山，所以也決定普天同慶朝人湖湧去。我們先乘了富士山景觀電車上「天上山公園」，可以遙望正望富士

山。這兒還有一個小小的神社，可以敲鐘和許願。另一間茶屋，同樣人山人海，我們也沒有排隊買食物。再走上一點，上面還有收費的鞦韆，照片可以感受飛往富士山的感覺。上面景色當然怡人。若願意再向上行，就有2019年才落成的武田信玄戰場絕景。其實不過多走15分鐘，但人流已少了大半，登時心情也豁然開朗。戰場同時另起了一個升高的景觀台，可以再在高一點的位置看富士山，雖然只是5條短短的樓梯，已有不一樣的景觀。上面還有一個銅鐘，讓孩子敲一敲，下面的戰士就像要開戰了。

在河口湖周邊選酒店，當然選擇有湖景的。有些酒店還有特設觀景的天台，可以看到富士山及腳下的小屋，還有平靜的湖泊。我們很幸運，遇上天氣晴朗，入住酒店後，見到月亮緩緩升起，映襯着富士山，難得太太及孩子都很興奮雀躍呢。



唱在一起的青春

上周末，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再度舉辦，我也再次在現場欣賞了精彩的無伴奏音樂盛典。無伴奏合唱就是我們常說的阿卡貝拉，來源於意大利語A Cappella，是指無樂器伴奏的純人聲音樂，最早是中世紀歐洲教堂裏的清唱音樂形式。如今，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喜歡上這種僅用人聲唱出旋律和節奏的音樂形式。2012年美國上映的音樂喜劇電影《歌喉讚》(Pitch Perfect)就是講述一個由怪咖女生組成阿卡貝拉樂隊，最終克服困難，配合默契，贏得大賽冠軍的故事。電影風靡全球，在2015年、2017年又分別拍攝兩部續集，阿卡貝拉的音樂形式深入人心。

香港從2009年開始，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香港無伴奏合唱節，多年來為香港觀眾帶來超過70隊海外無伴奏合唱組合。今年是疫情之後再次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無伴奏合唱節，演出精彩。今年邀請了來自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等海外組合，特別還有兩支本地的無伴奏合唱團，曾在國際大賽中奪冠的Boonfaysau(半肥瘦)和本地專業組合VSing(吾聲)。我特別喜歡他們的演出，把香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歌曲改編成無伴奏合唱的歌曲，頗有港味。當然，從其他海外的組合，你可以從中看到，每個組合來源不同文化的底蘊，對音樂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我覺得阿卡貝拉特別能體現現代音樂的多元風格和律動節奏，反映出演唱者藝術成長來源的文化背景。

當天我在演出現場，可以感受到現場年輕觀眾對阿卡貝拉合唱團的瘋狂，現場有不少中學生觀眾，他們真心喜歡這種音樂形式，對演出他們都非常有共鳴。我也很熱愛阿卡貝拉，我能感受到它把很多正能量帶給青年朋友，年輕人用它傳遞他們的情緒，表達他們的思想，描述他們的生活。

其實，我在十多年前已經接觸了阿卡貝拉的音樂形式，我記得當時在藝術節上看到香港一個阿卡貝拉的組合，演唱貝多芬《第九交響曲》的最後一章，我當時感到驚奇，幾個人聲無伴奏合唱，竟然能唱出整個樂隊的感覺。後來香港每年的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我都會參加，也加深了解。2010年，我在香港第一次把阿卡貝拉和小提琴演奏結合起來，舉辦了名為「全為愛」的音樂會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其實合作並不順利，因為沒有合唱團作為伴奏來和我合作過，特別還是無伴奏合唱團，他們對我的音樂感覺也不是非常熟悉，但是後來通過不斷排練、磨合和互相理解，我們的音樂會非常成功。演出還加入了鼓和電子琴，到現在為止，我都沒有看到過阿卡貝拉和樂器這樣的一種合作方式。

在我心裏，阿卡貝拉是一種「唱在一起的青春」，既自由新鮮，融合不同的創新元素和多元風格，但同時又非常注重和聲配合的規則和默契。既青春個性又有唱在一起，更是一種精神的訓練和傳揚。中國傳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，京劇大師梅葆玖回憶傳承父親梅蘭芳藝術精神用「規範美」來形容。因此藝術要能夠達至美而和諧，一定有規範的訓練、規範的鋪排。從這點上來說，阿卡貝拉的形式同樣需要「規範美」的訓練和配合。青春的歷練何嘗不是這樣的道理，既要張揚個性，海闊天空，但同樣也需要尊重團結、寬廣和美。



讓幽默插上翅膀飛

生活裏有兩個字一直閃爍着，你細看，那就是幽默。讓幽默插上翅膀飛，4月的牡丹因它增艷添香；灼灼容顏因它泛出紅光。讓幽默插上翅膀飛，人性的光輝照耀的那一剎，生活中的每一個坎坷都被映照得燦爛。

在一段發窘的時間裏，機智像沾水的雨燕劃出漂亮的弧線；幽默的翅膀真是難以卸下的，因為人的情感和意蘊就藏在裏邊。

著名畫家張大千與京劇藝術家梅蘭芳是志同道合的知音，他們彼此非常敬重對方。在一次宴會中，張大千向梅蘭芳敬酒，出其不意地說：「梅先生，您是君子，我是小人，我先敬你一杯！」眾人都是一愣，梅蘭芳也不解其意，忙問：「先生何出此言啊？」張大千朗聲答道：「你是君子——動口，口吐蓮花；我是小人——動手，開田種瓜！」張大千機智幽默，一語雙關，引來滿堂喝彩，梅蘭芳聽後更是樂不可支，把酒一飲而盡。

張大千戲說自己是小人的動因是什麼呢？不錯，是為了襯托梅蘭芳，為了讓梅先生驕傲。張大千說這段話時，真的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，心裏邊裝的是無限敬佩。我常以為卑微的幽默造就雙方的偉大，長久的堅持托舉出勇敢的無畏。我常以為平凡的俯首親照耀的光環，長久的追逐嬗變優雅的言辭。一個漂亮的姑娘在一所大學裏做兼職銀行出納員時，某帥氣的小伙幾乎每天都要到她的窗口來。小伙不是存款就是取錢，直到有一天他把一張紙條連同銀行存摺一起交給姑娘，她才明白——他是為了自己才這麼做的。「親愛的妳，我一直儲蓄着這個想法，期望能得到利息。如果周五有空，能把妳存放在電影院裏我旁邊的那個座位上的嗎？我猜測妳可能另有約會，如果是這樣，就安排在星期六。」我想，小伙子在如此幽默表述之時，心裏會有一小鳥不停地撲撲飛動。如果愛情中缺少幽默，那麼愛情還有什麼意義呢？有人說，愛就從幽默開始，求愛時通過情書表情達意，會產生極為強烈的「振翅效果」。是的，每一個男人的激情求愛都出人意料，每一個女人的花

容姣好都因愛神普照。幽默飛動時刻，像蝴蝶低吟高唱，時而倉促時而翩飛，時而纏綿時而驚駭，但無論怎樣它都能撫平一切。

在一場舞台劇演完後，女主角去浴室裏洗澡，不巧這時有人打電話來，說是有急事要找她。導演接到電話，於是便去浴室裏找人。浴室有一排，一進浴室門是更衣室，浴缸和更衣室中間有屏風隔開。有幾個浴室的門口都放着鞋子。因事情緊急，導演來不及多想，走到最近的一個浴室便推門而進，他以為女主角在屏風後的浴缸裏，走進去也沒有關係。沒想到女主角剛剛洗好澡，正在屏風前用毛巾擦着剛洗完的頭髮，身上還來不及換上衣服，裸露着站在那裏。看到導演衝進來，她猛地吃了一驚，大叫了一聲「啊」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裏。導演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尷尬嚇住了，慌忙後退關上門，心想，這下女主角肯定嚇壞了。

不過，導演靈機一動，馬上大聲說道：「真對不起啊，大衛先生。」他喊出了劇組另一位男士的名字，「我也急着洗澡，就衝了進去，你慢慢洗吧，我換個浴室便是了。」女主角知道導演把自己當成了男演員，長長地舒了口氣。發生意料不到的事情，用機智的幽默來解圍，須使用善意的掩蓋。這個時候，給他人虛假的口實，便是小鳥翩飛的遊戲。不必傻傻地說「對不起」，以虛構之事大聲證明自己的疏忽大意，方為上策。在浴室這種隱秘地方，他無意中看了一眼她，他驚恐萬狀，他急急地往外去，她當時還未能心安，此時需要把焦點轉移到他人身上才對。一次，與朋友搭車去一個不大熟悉的地方。一路上，我們和司機有說有笑。但不知為什麼，車開不久連續遇到五六個紅燈。眼看快到路口，又碰到一個紅燈。朋友嘟囔着：「真倒霉，一路都碰到紅燈。」司機轉過頭，露出一個笑容：「臨紅燈區，守底線而止步，怎麼會是倒霉呢？綠燈亮起，我們總是第一個走起。」不錯，讓幽默插上翅膀飛，就是要用智慧脫離危險的區域。

幽默不是那種光會照亮別人而不懂得愛自己的角色。我們對於他人的生理缺陷切勿嘲笑，沒為對方想過，這是很不該的。須知，生理缺



憧憬是美好 現實須面對

內地一對母女友人來港旅遊，要求港友們帶她們去吃車仔麵、雲吞魚片麵、雞蛋仔、煲仔飯……筆者與幾位朋友心中「竊喜」，這都是我們喜愛的地道美食；母女倆表示她們就是「饑」這些口味，指在香港要花費600多元的自助餐消費，在內地已是頂級的了，食物款式多不勝數，亦包括性價比更高的冷熱海鮮：「真的不是要作比較，兩地的生活水平不同，自然有差別，硬要比較是自找找開心，我倆還要到澳門吃葡國菜的乳豬、葡撻呢！」

記得小妮子往韓國追逐她的「女團夢」時才15歲，當年青澀的娃娃臉現已蛻變為有點成熟感的少女：「想成為女團的一員，高強度訓練無日無之，就算體力透支幾次練到虛脫，除早已充分做好了心理建設外，年輕嘛，都能扛得住！七八個女仔擠在細小的宿舍，爭用廁所，睡在有些發霉的榻榻米上已是日常，也習慣了；不否認姐妹情在這種環境下，的確是親密無間，然而成員亦有的各懷心思，良性競爭亦要各自付出很大的努力，說白了誰也不想『輸』給任何一位姐妹。」

「爸媽對我逐夢一直都予以支持，但爸媽也分析得對，憧憬永遠是美好的，可是也需要面對現實呀！在韓國多年來的沉澱，我思考過很多問題，或許是離鄉別井，我很多時會感到莫名的心慌，有着憂心忡忡的情緒，說到底何時能『出道』？亦不知道要等到『猴年馬月』(猴年馬月並不是成語，是比喻遙遙無期之意)？記得著名女歌手那英在《乘風破浪的姐姐3》節目的成團夜說過：成團也沒什麼用！一語戳中很多人的心靈，不禁在心靈上也自我拷問一番，能出道又如何？誰能肯定的保證在演藝圈一定會『名成利就』啊！回到自己的國家和爸媽的身邊，我的心慌情緒痊癒了，心安永遠是最佳心良藥，將生活及未來把控在自己手裏，總比掌握在別人手上，顯而易見是安穩許多。」

小妮子繼續說在韓國的數年裏明白要成為「女團」的她，自己有多多斤兩，不過韓語她是流利了很多，所以回國後她努力地想考進外語學院，成為一位優秀的外語翻譯官，最主要的是她的心態已有些變化，找到一個較適合自己的事業方向，比較舒心。



煙柳天街再回長安

早起打開窗戶，樓下天井裏寧靜淡淡，葡萄架上還一顆嫩芽也沒有，桃花已經開得風靡，貓在椅子上蜷成一團，陽光透過枯藤的葡萄藤，在院子的地上織了一大片斜方格，一個個線條分明，粗獷拙樸。前兩天連着下了雨，地上青了一圈綠苔，被陽光畫的方格圈在裏面，跟城牆根兒上常年濕苔浸潤的大長灰方磚，倒是有幾分像。

四四方方的城牆是舊的，牆磚青灰泛白，牆體巍峨古樸。西北常年風乾日樑，角樓上的斑斕彩繪顯得斑駁殘離，很像戲樓上有些年紀的玉寶釧，油彩厚重也難逃起皺的面容，勝在一把好嗓子經年婉轉，開口一句「老娘不必淚紛紛」已賺得戲台下群資深戲迷，感同身受淌下兩行清淚。

追尋盛唐舊都氛圍的遊人很多，城牆上常年人頭湧湧，門樓、箭樓、角樓，連個修飾補繪的檔期也擠不出來。好在年年春月勝去年，護城河碧水清幽，河沿兩岸煙柳稠密，間隔年種的桃樹枝幹蜿蜒遒勁，桃花灼灼，粉雲盈盈。桃柳叢中難

生的櫻花、梨花、李花，也是一樣的粉妝素面，濃淡相宜，襯得花下排隊等着拍照的漢服男女，愈發身影窈窕、玉樹臨風。

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今人身着想像中古人的衣裳，束髮修冠，珠翠滿頭，分花拂柳，穿行在古舊的城牆之下，恍若一卷流動的仿古卷軸。我們常常自嘲，人的記憶自帶美顏，腳下泥濘頭上無盡的坎坷，總能在日後回潮時，敘述成一段段凄美浪漫。大行其道的稗官野史又何嘗不是！

隋唐骨、明清衣，說的是這方遺存至今仍然大體保持完好的城池，所歷經的前塵往事。牆磚上傷痕累累，牆基內層層疊疊。朝代更替，狼煙烽火不息；人世代謝，歲月風霜露重。鼓角爭鳴的聲音，長逝於悠悠時空。曾經的壯懷激烈，慷慨悲歌，落在史書上，不過是寥寥幾筆，遠不如眼前這般桃花流水楊柳依依，雖不是昔日景致，卻也能植根於土連通氣脈，在後人背道忘返的愚弔裏，化身貫通古今的情景依託。唯城牆外樹小堤新水清淺。倘能不用隔幾年就換一次樹種，讓

森森古樹，生苔河堤，守着這見慣了刀光劍影模糊了山河破碎的城牆，才算是辜負歷史千難萬難殘存於焦土之上的史冊。

遐思未了，忙碌了一個早上的父母，在廚房裏隔窗喚吃早餐。餐桌上，春韭煎餅剛剛烙好，小米粥熬得軟爛濃稠，一碟煊炒春菜頭，一碟香椿炒雞蛋，一碟切片醬牛肉，油潑辣子陳醋蘸水，盛在描花小瓷碗裏。春光溫熱，天井裏和煦明亮，一家子正好早餐。



桃花綻放。 作者供圖

